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五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彭 賓燕又叅閱

趙文肅文集

疏

趙貞吉

議邊事疏 籌邊

公此疏有曆慶三已

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伏蒙 聖恩命臣以本官

兼文淵閣太學士、在內閣辦事、臣於次日廷謝畢、復

面恩講筵，蒙天語叮嚀，命臣吉盡心輔佐，贊理政事。臣于時稽首仰對，謂近日朝廷紀綱邊防政務，多有

數語，其見情當與保位圖全者不同，然亦別

廢弛。臣欲捨身任事，未免招怨。伏望 皇上與臣作

不安矣

主張，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負任使，以干明典。

伏蒙俞旨知道了。臣吉感恩圖報一念之誠，於是淪
洽骨髓矣。至九月內，聞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
握兵觀望，于懷來宣府之間，總兵趙秉鎮遠避于應
州方域之境，巡撫李副將麻等皆閉門鎖堡以自全。
此蓋遺時常
夫高位重祿之臣，有封疆守備之責者，坐視狂虜深

文恭 初人 黃扉 不勝 情切 微人 行 整 彰 故 其 時

入屠殺生民。曾不能發一矢以向賊。其心固已忍其

人不和

罪亦已重矣。然又于旬日之後。虜騎尚未退盡。乃輒敢上誇功獻捷之疏。以欺罔天聽。是誠何心哉。人臣之罪。寧復有大於此者乎。當有巡按直隸御史燕儒。宦歷陳該鎮文武之臣失事之由。及地方殘傷之狀。以聞。又該刑科給事中查鐸。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圻。劾奏掩敗爲功。扶同欺罔之罪。一時朝廷之上。公論賴之稍明。奈何該科該部。襲守近年舊套。在科則爲漫然。兩可避匿之叅。在部則爲肆然庇護。再查之覆。

蒙 皇上發下內閣令臣等看詳擬票臣卽與大學

士李說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

○邊○事○爲○平○草○第○一○要○務○于○今○反○

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鎮功罪

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復整

理矣此乃社稷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隸又安可不

勉乎今正大同之罪只以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

個字斷之足矣主將不固守 祖法也隆慶元年

皇上處治蘄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巡按所

奏科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

清議也。守○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

誰哉。我輩若守得此八個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何

○作○案○本○意○在○此○也○

政不可修。又何懼于任怨哉。于時閣臣不以臣言爲

然。臣亦隱忍不敢瀆聞者。以爲俟其再查。果如奏劾

所論。則論正其罪未晚也。今該巡按燕儒宦覆查失

事罪狀。益加詳著。况未經再查之先。大同失事之情

弊。已昭布人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今兵部題覆。仍

循回護之方。閣臣擬票。尚存姑息之意。臣備員密勿

與參謀斷。但自顧才識。俱出諸臣之下。欲爭論而力

不能徒抱學古之愚終鮮匡時之智故懷慚而思退

矣竊念臣某今年已六十二歲來日匪多效忠無術

○席○可○入○不○可○出○文○頭○乃○復○舉○人○如○此○哉○

若旅進旅退惟知戀此崇階患得患失不思有忝衮

職則臣壯歲所存之志將與齒髮俱衰而人臣守正

之節于是大壞矣此臣之所以自傷而不敢不以此

自勵者也故敢冒萬萬死罪哀鳴于君父之前乞解

輔職以避賢路退就講官勉修舊業蓋臣自揣綿力

不堪恐負聖明委托之重又思洪恩未報猶願輸涓

涖仰荅之私以此自白其心求無愧于自獻之言耳

論營制疏

營制

題爲遵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事照得我朝內外

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

前代強臣握兵之害其爲聖子神孫慮至深遠其法

制甚周悉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

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

其實皆爲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支府兵而爲營軍其源流如因調伐而聚之

爲營此既歸卽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

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

軍名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常變
爲十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年
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
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

營兵

太祖

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我成祖

分練則易情說

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

法則無前代強臣握重兵之釁矣得將兵之法則合
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矣此 祖制之盡善所當世

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

于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

成平保

而授之于鸞。夫于五府之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

受如于

會帶

故特

職志

其份

則思

顧

未隆

大

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于一人。則盡

抵戎

政文

臣足

以御之

當無

意外

之虞

也

變。成祖分管之意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賊臣

得以肆覬覦之計。向使鸞遲於伏誅。則時事之危未

可測也。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寰惟知退讓自

守。以保勲名。以避嫌忌耳。然而管兵則日弱矣。往歲

戒嚴。官軍俱列營于城內。其怯弱可知。皆由輕變。

祖宗之法。遂致將強而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而

如寰則有不板之弊。國家與強虜密邇而兵將之

不足恃如此。誠可爲之寒心矣。臣愚晝夜慮此。竊謂

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管統兵之法。猶可遵

行。况近日兵部會推總督戎政之將。武臣之中無堪

任者。蓋才足以統御十萬之衆。而能變弱爲強者。非

韓白之流。不能當之。求之今時。果難其人矣。若夫才

亦未可求之子侯甲也

堪將一二萬之衆者。猶或可選擇而使也。合無將見

分五營者。漢存五府之道

操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

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每

歲春秋遣官較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皆得奏聞。而賞賚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齊成。精銳先將。戎政印收入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于閫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戍。隨所用無不宜矣。轉弱爲強之道。實不外此。今若徒狃于戎政廳之設。而不遵祖宗分府分營之意。則將權重而避忌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也。責任

歸于一人而觀望推委者多兵不能練也夫與其握
兵權于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趨于弱孰若分其權于
五人令其各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于強以壯國
威也哉臣一得之愚所見如此伏望皇上俯賜採納
議

練馭議

馬政

京塞之馬以備騎操戰陳之用平日必時加按勒鞭
策俾其練習閑熟乃緩急足倚如止芻牧安佚則血
氣凝滯精神散漫馭用難必其不驚駭奔逸不定騎
取勝以馬爲足開其軍制每五家養一騎兵無出他
狀役騎兵壯而充老而代當其爲兵遊閒無爲五家
共資給之惟以操行勸習爲事而已故其馬精壯中

國不流當也

操戰陳安所倚之。是以古有善御之法。爲是爾。近歲

庚寅春。本寺唐岡卿疏。古人之練兵也。不惟習其人。

又習其馬。夫行陳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曉然自喻。于

搖手舉足之間。故所嚮皆克。有如目不習旗鼓之容。

體不習鞍轡之事。而以試于敵。欲無敗得乎。晉惠公

與秦戰。乘鄭小駟。慶鄭曰。乘異產。從戎事。及懼而變。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後果敗。劉玄德久不騎。歎髀肉

復生。夫人不可不習勞也。而况馬乎。今馭法不講。而

禁騎坐。轡瘡有禁。鐙花有禁。雖有霜蹄。不習控御。而

○嘗○馬○禁○騎○坐○者○以○貧○

○軍○充○滋○利○頗○人○或○致○損○壞○也○然○今○營○馬○未○有○不○顧

况其不能禁也。後為下人嚇詐之資而已。是以邇者

人并

本寺議俵寄馬。凡負重載則有禁。若營伍騎操將用于戰陳者不禁。即古御法不傳。今京塞羣將中。當或有明陣理得騎法。能自識王良造父之術者。訪求之。俾之主馭專訓。以按勒鞭策之事。則練習閑熟。必有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所嚮能克者。庶幾兵強馬健。實為安攘良猷。烏容不講也。

調兌議

馬政

當今養馬無法。以祿馬于民間。不制官監

古之御馬者。歌言春紅游牝。秋青駕旌。又言春花紅

草也。謂習也。

馬通淫。秋草青。馬食肥。夫游牝通淫者。以春爲交接
孳育之時。駕旌食肥者。以秋爲馳牧練馭之時。此摘
周禮月令語稱之。實王政生之以時。用之以時。對時
育物之道也。以故馬各適用。無有天札顛棄者。卽霸
者亦識此。舊傳秦穆公于仲夏調馬出戰。相馬者孫
陽曰。今時值仲夏。炎暑熏蒸。疫症大作。未敢輕出。穆
公遂停兵罷戰。以待秋成。陽施劑制疫氣。諸疾悉愈。
羣騏望之如雲錦。秦人以孫陽爲能。後世兵家倣之。
凡以夏月役馬爲不時。乃國制倣取種馬。寄養民間。

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給京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而調兌則定于秋間。此遵王政對時取用之制。亦善矣。邇者遼鎮奏討寄養馬以給征。太僕以職事謂寄養馬乃專爲兌給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征討入衛。應援勤王軍國固本安內居重至計。各關邊舊有苑僕衛所馬例。未有自內遠調者。疏請止未得行。又疏暑途千里跋涉。人馬溝壑。欲待秋成。又以事急未得行。卒遣馬至山海。乃調于養民。兌于邊軍。皆不悅且苦之。偶適久曠。幸得霖雨。疫不

作而猶日曬水泡。汗蒸力疲。毒發蹄艱。果有溝壑者。亦有畏阻半途逃匿者。卽幸存而軍強受。將來鮮足。騎征似爲棄之。視兌罔丞君回語之。特書此以貽後之。炎夏慎勿調馬者。甲午六望日又議。

序

贈唐郎中幼真出守廣平序

廣平

予選漢記公孫昆邪惜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爲有若此近古憐才之義。至文帝使持節赦雲中守嗚呼。又何明也。是時漢苦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使屯

將近郊。天子按行，示有備而已。其要領可睹也。文帝曰：李廣奇才，俾遇高祖，萬戶侯豈難得哉！明已之不

以萬戶侯與廣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徧歷鴈門

上谷代郡守，以此知帝之扞邊安民，大略在慎擇守

夫乘障收保聚，令虜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計功過

○大○將○此○油○為○允○

○收○障○乘○障○土○須○資○之○邊○郡○守○不○煩○

○

即守事亦易辦，豈得空國困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

戶侯搖鐸，而以與諸人。於是廣去守而為將，雖其晚

年，而郅都亦以扞圍名。則先既以其民困矣。明制橫

邊守，基置虜，連近歲大入，殺略守民人，顧法守不與

考責僅督糈餉。哺幕府行尺牘。文墨自喜。經國者謂
出師難。鎮兵又不足賴。雖以萬戶侯市。期無應者。宜
倣漢古法。重擇近邊。及甸輔太守。得沉機才智勇略
之士。稍闢略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爲戰禦。以寬內

稱善計。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虜中不

當今內地寇劇亦倚守令城保不專賴武

律何哉。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魏尚有自衛

一升也。以用民壯勝于用卒。任耳。然守令無餘財足

也。率出頽募。非課入贖罰。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當

一用所以鼓舞訓練爲難

則謂收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
平陽守兢兢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効。虜亦易與

烏可越格令率易若此予曰嗚呼行千里者宿春糧
抵昭曠者不及于眉睫事有固然者是時虜旦夕入
率婦子待命又奚暇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虜不
入境耶守雖操一切不暇念民亦遠出於坐視虜去
後深文平繩之使後守徽維四肢欲自奮無由則執
計者之過也烏在所稱閭略假借之初意於是唐大
夫出守廣平矣過予論事廣平畿南閩國不若上谷
平陽要害然虜往年掠至完縣則廣平宜急備宜大
夫以才士行大夫讀名實督核擊斷之書久奮氣再

倍可以出而擊禦虜寬上憂不但專理民不得以
繩文深恐爲解夫大夫談詩書起家者倘亦有鷹搏
猿射之雄乎善乎田叔有言雲中之民自爲守出死
力擊虜不可禁嗟乎尚得民心如此卽功名易成矣
此尚之能也宜文帝之爲尚動故子與大夫計邊言
雖多又終以安民爲之本

送湖廣上江防張兵憲明巖序

湖廣江防

天下設兵備數十道使者必以才望選重要害也初
青田劉太史相皇祖取定天下宇內制一矣至其

嘗見國書分省用今名分道用古名

因初分道四下餘其後以事漸添設

遺言猶勸上聯絡要害使形勝之地皆與京師相呼

應後省漸設巡撫治兵而按察官領勅飭備兵事佐

巡撫者始基置有自哉湖廣兵備數處而江防最稱

要害夫荆岳漢沔之間固英雄所爭也洞庭雲夢寇

宄之藪部使者乘艦旁午駭江出入若遇敵奇表民

伺其才高下以爲跳伏內蔽襄鄧外壓衡沅橫遐夔

峽跨形勝負險爲天子守要害北向呼應者飭兵

使也嗚呼任亦重矣今年夏吾鄉張子以戶郎行子

告之若此張子曰然則古立國江南者必保據江上

游以爲固。宋事不論。如陸庾陶桓之事。皆握重兵於此。勢不得不爾。倘青田之論意若此乎。子曰否。我

國家勢與往代異。

皇祖雖都金陵。然當是時。天下

形勝要害曠邈。宜備者當在大河之北。考國初未設

請形勝獨山○上○見○

兵備。然大將出振兵北地。率歲一遣。皆天子所與

賜。誓帶礪。同休戚臣也。無何北定都。則大河北皆在

京師。胸背掖間。其爲相聯絡呼應。自易。故論今天下

形勝要害。曠邈可備。宜使相呼應者。又當在大江南

北。未爲過論。亦師青田之意乎哉。夫師青田之意者。

是借秦爲喻之法也。至正壬辰之禍自南起亦足懼矣。今惟知重河北耳。何不借元事爲喻。夫元事烏足道。何不稽我家法以論之。聞宣德後。加近臣斧鉞。視兩廣兵事勢最貴重。非爲其地益遠。則與之權宜益重。使相呼應聯絡之術。不當爾耶。近日本兵臣視北邊。請重撫臣權。則天子赫然怒。重遣斥去。明其非家法。此亦足以明控制南北之術矣。人臣知此勢。則能爲國家建久長之計。張子曰然。予今爲當如何。予曰。江南北置勿論。荆岳漢沔之間。澇甚矣。盜稍撲。

散然聚亦易。方隅多事則才俊先憂。君勉之哉。

記

鄖陽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吳公記

鄖陽撫治

今南大理卿章丘張公往以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作而歎曰：鄖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于先事之初耳。故其操切劑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吳公之舊而振新之也。思其人因就觀其尸祝之所。始知吳公之未嘗與祀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鄖陽。名傑字子英，陽城人。吳公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

原公薦陞大理少卿任撫治名道宏字子博宜賓人在成化中并以戡定綏寧鄖陽事著勳名而鄖陽之人并思之乃吳公之不得列祀則莫不盡然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乎畫一之章定于曹相泣碑之政廣于杜君鄖政之始建也原公綱之而吳公紀之有開拓于前有彌縫于後繫其可忘諸因訪其孫爲府經歷者得遺像焉遂肖而配諸原公於是太守黎君堯勳率諸文武父老生徒進曰諸司守章程以奉天子俾茲上之民免殲馘之痛者七十餘年夫

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而祀典之闕卒定于公。聞之。惟仁人能不忘人之功。而處人以禮。殆公之謂矣。頃之張公去爲大理。而江西劉公代焉。謂宜載諸石以誌來者。而黎君以委於予也。予嘗浮漢江。橫郢而東。襄陽地險。關多山。險自宋以來。亦而不治。流民寓處。者屢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員幅數千里。元季棄之爲荒。國初殲之爲墟。間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其○中○故○爲○盜○自○原○公○始○于○增○縣○屬○故○撫○治○而○吳○在三省之徼。司燎擊析。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

盛而變爲矛戟。猿鹿多而化爲羆兕矣。成化初盜屢

起。橫不可制。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

繼率六師往克之。又復嘯聚而原公實承之。當是時
吳公巡按河南佐原公有爲于始。繼原撫治以成能
于終。卒稱原吳吁盛矣。二公之始經略也。謂大兵之
後。威已振。不可復言殺。遂下令撫綏之。得流亡民四
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濬池高城以固之。
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以制之。割三省之地。得七府
而合爲都會。開撫治以聯屬之。今那襄之境又爲 豳矣。
區矣。詳定無絕終必。武但。既平之。後人多流。豳
豳兕之陵。牧雞豚矣。山無不伐之。櫛澗無不汲之。泉
山。險奧深必。當盟。縣邑。開菁林以。經。犯之。不然。又
矣。夫定近難而壯遠。猷炳炳焉。二公之功固百世不

可忘祀亦百世不可廢也。由今言之。原公固才矣。忠矣。然建事之初。倡治實難。孤立易奪。非吳何以禪之。功立之後。梁祠易撤。榱棟易移。非吳公孰能定之。則吳公之并祀。固一日不可緩也。張公劉公皆彌綸之器。憐才稽往。深致意如此。宜矣。予與黎君。又吳公鄉人。而每好問。共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爲快。而重有感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絕竒偉之士。恒退而循默。謹厚之人。恒進。忽有方隅之警。而後知戡定綏寧之才難之也。成化之際。可謂承平。而相繼定。卽難者。

皆得才卿名士甚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張
敞。西川之亂。必再起張詠之才之鮮也如此。而諸公
才名相埒。聚定一方。故能歷久盡善而不變。何其盛
哉。今方隅之警多矣。皇上拊髀念臣隣之義。思闔
外之才。于是士大夫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當天
子任使。于是時而表才名之士。揚功臣之業。諸君子
豈得無意哉。夫易絃而調聲者。智之門也。斷絃而理
琴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求其意于先事之初。此
智勇之所藉手。而功名之從出也。諸君子所以并休

前人者不在茲哉。因并書之以相諭焉。

跋

四川練兵條約後語

練兵條約

予昔充史局竊聞朝廷之末議矣。皆認認然憂兵之不足於戰也。財之不足于費也。人才不足于用也。夫國之待是三者。如人之旦夕食飲。知不足則宜爲速備。而御事之臣。泄泄自居。苟爲身計。無及遠之慮。取○ ○ ○ ○ 在○上○者○不○憂○在○下○者○多○憂○此○最○可○憂○之○事○也爲已憂者。又皆末位疏遜之士。雖勤無補也。當是時。今蜀撫二華譚公爲職方郎于留都。而予亦以量移

同官比舍以居。所謂末位。疏迷之士。懷天下之憂者。咸于茲聚。公于中深任艱事。名甚著聞矣。予居嘗謂人曰。行吾言則兵不勝壯也。財不勝裕也。人才不勝多也。衆駭其言之易也。而公獨是之。謂人曰。趙子之論篤矣。顧諸君未及察耳。夫兵能選之練之。則益壯矣。財能聚之節之。則益裕矣。人才能知之容之愛惜長養之。則益多矣。公于時最少。而識固過人也。乃予服公之知言。私自計曰。此日域中經略將在斯人也。歟。公徐出守天台。平定閩越。才術忠任。矯矯其匹。而

讀公大有經。濟人。文。之。諸。之。之。言。下。安。

子以家食違公且一紀矣頃朝命以蜀盜繼發亟起
公撫視公至懲昔之怠以練兵城守爲第一義欲爲
全蜀開太平之業而不辭其勞有不知公之忠壯任
勇者非夫也夫公受 聖主股肱之寄荷方鎮之任
三事者皆得次第漸理而可獨操其權者惟兵爲先
今四川練兵條約足以見公韜鈴之略行之天下則
兵貴練而不貴多此言于今尤爲切事
率土皆勁兵矣雖古之智勇亦不能外是以有爲也
噫公初欲爲而不得爲今則得爲之而勇于爲矣耿
耿之心十年如一日也非予知公其誰也哉嗟乎詭

訑泄泄。賢智跋曳。將三十年矣。士抱才術。遲一世安
所不老也。公以盛年乘立賢之運。起赴功名。豈非天
譎語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公毋易其時哉。愛日競
時。立峻業以報。聖主。公優爲之矣。勲名之大。不易
度也。予雖老。猶能筆公之能事。此特述其一節。聊爲
發端云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徐 開切承叅閱

茅鹿門文集

書

茅 坤

條上李汲泉中丞海寇事宐

海寇

一曰謀賊情、吳越之間、攷傳記以來、海寇爲患絕少、國初時亦由方谷珍、張士誠殘黨竄入島中、因而

煽誘倭奴相與爲亂。高皇帝命將出師。數年無功。

已而降之。黃榜赦去。罪人久而後定。故自古寇盜之

興。必有禍因。當事者出而削平之。必得其所以爲釁

之因。而始易爲理。近年黃巖以來。衆並稱倭奴入寇。

倭特東海諸夷之總名。而不聞其某島爲首亂。以某

事始釁也。或謂其誘之者海賈王五峯徐碧溪等。然

要之。諸海賈特以射厚利而出爾。非欲長子孫海島

也。今久而不反。蓋必有故。二三年來。當事者率相與

朝命將而暮勒戍。而其疏奏所議道路所傳。抑未聞

謀慮及此以愚計之。國家之力已大半爲壯虜所
疲矣。壯虜雖強其所當諸邊山川之寥隔歲所防者
秋深馬肥八九月間不滿百日而止爾。且猶可斥埃
而守也。若海上之寇乘潮往來自溫台寧紹以及杭
嘉蘇松淮揚之間幾三千里東備則西擊南備則北
擊決非國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聞里中一
男子自崑山爲海寇所獲。凡沒於賊五十日而出。歸
語海寇大約艘凡二百人。其諸酋長及從並閩及吾
溫台寧波人間亦有徽人而閩所當者什之六七。所

謂倭而椎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此可見諸寇特挾倭以為號而已。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貲冒重利而入。其既也。則相與行劫畏重罪而不能出。彼皆有父母妻子。丘墓室廬之患者。愚以為當詳謀海上之寇。某為首亂。某為佐。某為脇從。又於閩之漳福泉州。浙之寧波等處。當行太。祖。立。黃。冊。欲。知。民。數。也。今。逃。去。為。賊。者。動。云。幾。萬。有。司。嚴。為。保。甲。之。法。各。籍。其。里。之。名。氏。而。鈎。考。之。而。試。問。縣。官。本。縣。某。人。作。賊。去。幾。里。縣。官。必。茫。無。以。應。為。之。鈎。考。者。亦。非。欲。遽。籍。而。罪。之。也。特。令。見。在。土。著。者。不。得。望。風。而。煽。誘。入。海。既。羣。聚。入。海。者。廣。令。招。諭。

曲緩其罪而出之。且爲之下令。大畧賊從以下。有自縛來歸者。並得免死。有能手刃其黨來歸者。仍按級賞銀三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衆面縛來歸者。亦如之。有能手刃所稱佐亂劇賊。而能率所部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以上者。賞亦如之。所部人獲免死。仍優恤以差。其手刃首亂某某來歸者。賞銀一千兩。仍世襲指揮使。其爲首亂能自歸者。亦除罪免死。而能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者。賞亦如之。其所部人亦得免罪。仍優恤以差。凡賊中

有能自縛告賊所在。導官兵擊殺得勝者。每二級准手及一級。爵賞亦如之。有能焚溺其舟。并輜重兵仗來歸者。而告官驗實。亦賞如手。亦佐亂之賊。又下令於閩之漳福泉州。及吾浙寧波等處。各賊犯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自行首鳴者。勿連坐。不能首鳴。而他人告發驗實。則以其罪罪之。仍量以所犯之貲克賞。其爲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私縛所犯來歸者。並亦得免。或賞如之。有能以姓名聞官。因而詐入賊黨。本圖誘所犯來歸。所犯卒不聽。因

此即開也。

而○謀○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或○左○計○陷○賊○
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之○其○故○行○匿○黨○
而○不○以○告○者○並○得○論○罪○如○律○又○下○令○傳○示○海○島○諸○夷○
有○能○手○刃○首○亂○之○賊○或○擊○滅○其○黨○數○千○百○人○以○上○効○
首○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之○封○爵○願○歲○通○貢○入○市○者○
聽○如○此○則○爲○賊○者○外○利○官○府○之○除○罪○懸○賞○內○疑○黨○與○
之○陰○賊○行○叛○爲○賊○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者○既○奪○於○
連○坐○例○賞○之○法○而○又○不○忍○其○黨○之○終○沒○於○賊○而○海○島○
諸○夷○且○謂○從○賊○之○利○小○而○害○相○半○擊○賊○之○利○大○而○又○

世之如此。則賊自相駭亂。當必應令而出。而其勢固不能久矣。伏惟尊裁。二曰申軍令。僕聞海寇之聚。少者數十百人。多者不過一二千人。非若北虜之動。輒控弦數十萬。而難以力勝者。而二三年以來。我兵數十出而六七敗。甚且一夫躍呼。而衆遂辟易潰亂。望風而走。自相蹂躪而歿。豈兵之弱至此哉。由承平日久。吏民不習見兵革。而諸將之出。未嘗申之以軍令。故其兵未戰而氣不肅。將戰而氣易怯。徃徃易亂。故也。今國家之兵。患在軍令不嚴。而東南爲甚。僕

嘗督兵粵中。其所部署諸將。獨東蘭那地丹州之狼
兵。數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治

兵。大畧如昔秦人以効首虜爲上功。其所部署之法。

將千人者。得今其今小嘗不知此也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

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而夾擊。而

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

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

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救之。否則

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隊之

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詭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旣敗走。併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旣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當其臨陣躍馬前鬪。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敗。僕嘗擁千人夜半渡河。令曰。衆各銜枚。攝衣而渡。凡有聲者。左右縛而前向。已而衆皆畢。

侍能如是勇古良將則以知

渡而無聲矣。又嘗夜半發百餘人。伏叢草中。期日中誘賊過草所不得動。已而賊衆菟路而前。衆皆伏不敢見。及過陣則躍呼而起矣。僕之約束豈能遽至此哉。蓋其習之者素故也。近日東南之兵。軍門雖設有旗牌矣。獨鑒先年朱中丞公故事。其所部署諸將失機者。未嘗戮一將於轅門。而諸將督戰。所部軍或臨陣退縮者。未嘗戮一卒於陣。方敵之既至。則衆皆不戰而走。而有若魚爛然矣。然則兵安得死鬪。而將安得有功。僕故以爲今日之急。莫先於申軍令以治兵。

之成。澤也。

今日

非獨軍門得然。下自兵備叅將。及各守備指揮千百戶隊長。及他署兵有司。並得遵奉軍門之令。按軍法從事。凡團操不如令者。則綁打一百棍。如例。凡臨陣督戰不如令者。各許就陣斬級。或截耳懸之於旗。以號令軍衆。一切治兵之條。大畧如三州狼兵之法。而論功行賞。必首成戰之士。次及摧鋒破圍之士。又次斬級之最。爲下。然後及斬級之士。賞必自卒始。罰必自將始。如此。今日東南之兵。即古吳越之兵矣。不然。旗牌設而不用。與無同。雖有百萬之兵。無益於用也。伏惟尊裁。三

曰利器械。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兵家以介冑爲先。聞近日東南之兵。大半無盛甲。而海寇亦裸而鬪。其無盛甲與我兵同。而其處戰而前。則我兵所不能支。故其衆易走。僕舊嘗在粵中。獨田州甲爲

以○無○盛○甲○而○速○奔○矣

賊以○無○盛○甲○而○成○戰○者○宜○早○則○

善。自盛以下。並以堅生牛皮而油灌之。甲特周前後腦背而已。兩肩兩臂手及兩股。並別爲小牛角片。置雲肩敵手等名色。蓋取其伸縮如意。而便於戰鬪者。試今召田州之工氏。或廣中能倣製者。而官自爲採料製之。大畧一盛甲。則二三金可辦也。又聞海寇之

兵特彊在舞刀。每輕我兵不能射。僕竊謂及其所輕。莫急於習弓弩而破其所彊。莫急於倣狼兵。燕尾牌之制。近日東南之牌皆沉重而不利進退。獨粵中燕尾牌以桐木或柁木爲之。其長如人之身。其廣不滿尺。其背如鯽魚然。故仄身前逼。雖嘗利刃而不能斷。其體輕。故運如鳥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僕嘗見廣中狼柳之兵。善舞牌者。其臨陣如鷲鳥而進。不必盈甲。而賊雖墻立不能傷。此廣中所最尚者。近欲訪置在浙中。惟温州桐木柁木爲多。可易辦之。其弓弩亦

必採兩廣毒藥以灌其鏃。鏃著血縷則立死。但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壯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弩師而能教百人善弩。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大畧百人爲率。當以三十人手牌列如樓櫓。而各持短兵相接。其陣欲疏而不窄。而三十人

弓弩持滿而夾陣於手牌之間。三十人則以長刀大

斧或北方闊棍之類縱其後其餘十人則給使令薪

當時尚不帶火藥

冰而已。此器械之大較也。至於火攻神鎗之屬則兵

家第一義。而於海戰尤爲首功。東南諸將當已勒習

之矣。僕故不及。然此特可以用之舟師。而陸戰或非

所先也。伏唯尊裁。四曰分戰守。僕久宦遊於外。不

能詳浙中諸將戰守事。但據頃者道路所傳蘇松

被寇之事推之。則戰守之畧似尚未得其次第者。何

以言之。方其海寇之舳艫相望而進。必由通海之門

戶而入。如蘇松之吳淞江，劉家港之類是也。古人云
守險者必先設險於險之外，守之。其所謂海戰之重
兵，如各叅將所提閩廣募兵之類，當設戰艦備火攻
而謹斥埃以迎擊於公海之上，賊未泊岸則當夾水
而陣，以遮擊之。賊既及岸，則當隨其賊艘所屯之處
而直搗之。此則海上逐利格鬪之兵也。將之最猛兵
之最精者可以當之。州縣之兵則當於海之門戶之
內，或陽爲木機樹枝以槎其津，或陰縛鐵索木椿，及
沉破舟之類以塹其河，或爲輕利飛舸以邀擊其旁。

內伏火攻。外張疑幟。列壘而守。北海門戶之兵也。將
之。稍材兵之。稍強者。可以當之。至於府州縣間。環城

市而守。特籍城內外市民之中。量擇膂力者。團操其

強者在。外。稍強者在。中。外。之。

間。爲之形聲而已。兵與將俱無所事者。何則。強兵在

外。彼必不敢深入。深入則首尾銜擊。故也。頃聞海寇

也。而及。居幕下。決不出。戰。旋以。疲。弱。者。對。陣。安。得。不

深入崑山。以及蘇州城。或由吳江轉泖湖而出者。蓋

放。子。

由各兵並塹城而守。始則不能迎擊於海上。次則不

能邀擊於劉家港。所入太倉之處。故其賊入如履無

人之境。得以狼籍狂悖至此。僕竊以爲皆失形實之

大者也。即如浙中事體言之。浙以東。寧紹各府。僕所不知。浙以西。則當屯重兵於澉浦乍浦之間。西南則可以障海寧以上。東北則可以障海鹽以下。大畧當擇參將。一布置使人了然如盧俞二君之類。提兵數千。列艦而守此。當

勅習海戰。而使之往來逐利。且鬪且躡。所謂統責其成功之大者也。至於分入杭嘉之間。聞無通潮之津。稍與蘇松事體不同。此則府縣及各指揮之中。量責其材且勇者。分地而守。塞其要津。堅壁清野。或聯鄉兵以爲聲援。或伏林麓以擊其不意。或毀橋梁而陷

之澤中。所謂分責其成功之小者也。然諸哨之兵。又必各按其地圖而畫譬如奕棋者之分子布筭。賊犯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擊其左。某兵擊其右。又深入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迎其前。某兵躡其後。或賊不利而退。則某兵爲張疑幟於某處。以駭而覆之。諸所分布之中。計道路。尅期日。迭相主客。互爲約劑。有不
如節制者。並得按軍法從事。則戰守旣公。功罪自以而不患無成功矣。僕湖人也。以湖州言之。賊自海寧入。則當守之石門。賊自嘉興入。則當守之阜林平望。

賊自蘇州入。則當守之平望。以及吳江太湖之口。然
要之海寇重兵。其勢必不敢深入。特慮浮劫之寇。內
有乘亂者。窺我無備。爲之深道而入。或土著之賊。詐
稱海寇。殺掠間里。急則詐稱官兵。令我兵不得追躡。
此則有司之事。所當嚴號令。察奸細。而預爲督捕者。

也。聞近日湖中。亦有聚徒數百者。恐海寇未至。內亂
先伏矣。僕湖人也。有不敢盡言者。伏唯尊裁。 五曰
擇官使。官使有二。曰將領。曰郡縣有司。近所任叅將
俞君大猷。盧君鏜。僕雖未嘗交其人。聞俞君舊在粵

中善拊循士卒。故得兵歿力。而盧君亦嘗手搏賊鬪海間。小大數十戰。嘗有聲稱。蓋皆一時之雋也。然而浙之杭嘉與蘇松並爲錯齒之州。聞其將士利害不相及。徃徃此矛彼盾。而海上之寇得以避實擊虛。而乖其所之。僕以爲故副總兵沈君希儀。可以當今東南之大將也。沈君之奇詭猛悍。有古名將風。舊爲淮揚總兵時。僕適令丹徒。方江上承平。沈君固無所著見。僕嘗叩之。其息深深如也。已而入粵。嘗聞沈君所立戰功。及其懾服諸蠻夷處。雖傳記所載。或不過之。

近雖位極身退。然年僅六十。聞其還粵以後。稍有不
自安而思出者。譬之李廣歸藍田。王翦還穎上。出則
更奮矣。僕竊謂明公當及其憤而疏請之。且沈君粵
中宿將也。朝廷倘許之便宜從事。敕令親爲籍部。
狼柳之兵數千。或他將領可用者。從蒼梧豫章順流
而下。僕知內多爲沈君所舊部。而相信愛。拔之烏合
之戍。適用必不同。至於各守備及江海諸衛用事之
將。僕竊謂並當會同督府疏名以聞。大畧當遍擇浙
中衛所所部諸將。或不足。則南京江西湖廣等處皆

得博訪而任使之。當責其成功。毋罪其小挫。當擇其

勇悍。毋疵其短。此選將之畧也。至於近海郡縣有司。

不也。有司其本也。

尤當別議者。何則。國無鷄犬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

當為治最矣。時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

急使矣。故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

於用矣。故漢武皇帝欲鬪匈奴。如雲中。上黨諸郡。並

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出為守尉。僕竊謂

今日明公之於寧紹杭嘉湖諸近海之州縣也。亦然。

明公當會同巡按。通數十郡縣之長吏。及其佐貳。並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畧近海患者。則擇其彊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埃。嚴部署。皆藉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靜之士。明出納。謹筦籥。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畧也。明公倘不鄙。試聞之。廟堂之上。或及採擇施行。

則於軍興亦少裨矣。伏唯尊裁。

如此等者皆

六曰籍兵伍。浙被

海寇以來。不知軍門所籍而用之者何兵。或云即杭

不待用

如後兵

是強

而千

倭全

功卒

在

鄉兵

後兵

無

州及沿海衛所所籍之軍。或云調各府州縣民壯。并

販鹽之徒。或云調處州并福州漳州兵。又云調廣西
狼兵。僕久宦遊於外。不能悉。然以愚策之。諸將所部
置似不得專統。恩不能拊循。威不能專一。必不能得
其效力。難以有功。且今之衛所之軍。與有司所籍民
壯。特空名焉而已。善兵者汰而用之。或什之一二。可
以約束而作也。處州守坑之軍。聞其性頗健鬪。然亦
恐未嘗勒習水戰。福州及漳州兵。當故勒習水戰矣。
聞其內多從海寇行奸利者。故習海寇所鬪。於諸兵
中爲最。特不知今所調入浙者若干。廣西狼兵。於今

海內爲尤悍。然不易得真狼也。真狼兵必土官親行
部署纔出。其餘當不過柳州水東巖之游民。與廣州
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果則亦無以加於吾嘉湖販
鹽者流也。由愚計之。一切調到客兵。特當量候緩急
以爲聲援策應之。兵則可爾。恐不得爲常。而沿海郡
縣所自部署勒習。以爲歲戍之兵。必於土著之中。擇
其膂力猛悍之士。大畧若杭嘉湖寧紹沿海販鹽無
賴處州礦徒。并一切亡命者爲之。大約杭州三千。嘉
興三千。而溫台寧紹亦各二三千。多寡以差。其費當

亦重至而不通容。

括十一郡縣民壯弓兵之屬。而通計之。當其腹裏郡縣。則爲之減去其半。或三分之二。特量留什之二三。以給城庫刑獄之役而已。其餘並籍其費。以歸於官。今各兵備道。親爲按歷州縣。或擇諸州縣長吏。破常格而募之。且各州縣民壯弓兵之所食。故額人七兩二錢。然其民間所私相轉募。一倍再倍者有之。追呼道途之費。尤不可筭約者。請量爲每名額徵一十五兩。籍二人之所食而募一人。其數可三十金。僕竊謂信如是。則今之吳越之兵。必可變弱而使之彊。不知

者難之言以爲吳越之人多脆弱僕竊謂項籍常以八
千子弟而戰秦師百萬於鉅鹿之下。即今之會稽也
我高皇帝方與張士誠相抗於蘇湖之間一時猛
將如徐達常遇春之流大小數十戰亦不得蹀躞長
驅已而混一天下之後稱亂者殆盡然後滅亡亦即
今之蘇湖也。海寇爲患聞近之里中年少者往往倖
竄竊發。惟剽爲奸。有句使能不惜厚貲以彼之食。而
招誘之。三江五湖之間。未必無翩然可用者。特恐費
不支耳。不患無土著之兵也。吾浙之中得土著之兵

萬餘人。分列沿海郡縣。所爲上下其食。勾考其伍。他
兵仗輜重廩餼犒賞之費。則統於兵備。親躬袍鼓。時
相訓練。共服食。均勞苦。則權於將領。方其畫地而守
則責之土著之兵。以分壘於外。而遇有警急。然後誦
所募客兵。以爲聲援。如此。則將有專屬之兵。兵有專
闢之將。主客旣分。緩急可使。此或一策也。伏唯尊裁。

七曰練鄉兵。吳越江海之間。幾二三千。里。必非

鄉兵之說幾千。聚於而其要在官下下

朝廷之兵。所能遍爲戍守者。漢患匈奴。晁錯嘗請徒
使官但可德其大。利資其守。饋而已。若知爲物。妙不
富民實塞下。蓋使之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之意。若今

口吳越之間則不必他徙富民而中自有饒田宅于

金萬金以上者廬相接也以愚計之當倣兩廣之制

其材力可以蓋一里而部署百人上下者則命之爲

百長長有牌分爲若干隊各籍其所部署百人者之

名氏年貌與分執兵仗於其上以待約束其材力可

以蓋一鄉而部署千人上下者則命之爲千長長有

牌分爲若干哨各籍其百長及所分哨之名氏年貌

與互相聲援之畧於其上以待約束其在官府特罰

其不如令者與不均者而已不得數令追呼而擾之

方其平居無事。則千長得以擊牛酒。飲血爲盟。約劑於一鄉之中。以稍申其聲援之約。及其賊旣逼境。財千長得以舉火砲。爲號合各百長之兵。以赴援於賊所間人之路。以迎其至。而擊其歸。有不如約者。即聽

千長并百長各得以按軍法。綁縛而告之。有司有司

有司大興其事

輒按軍法而治之。如今各鄉之鉅姓大族。除按丁外。有能自募營力。伎擊之士。以爲諸鄉兵之先者。則各書其名於官。無事則令訓練里之子弟。而官量爲犒之以鼓其氣。有警則責其摧鋒奮擊。以爲用兵之倡。

而賞必倍之。僕又聞察吳越之間。其鉅家勢族。往往有爲子弟。不惜千金而鬻一官者。倘爲疏之。凡民間所籍鄉兵。或鉅家勢族。所各自募之兵。有能奮勇勦賊。凡斬級者。倍官兵之賞。每級一百兩。凡手斬三級以上者。署爵一級。如兩廣試巡檢之類。而賞仍半之。累功至五級以上。得世百戶。累功至七級以上。得世千戶。凡所部之兵。斬三級以上。量爲優之。冠帶有子弟。願補生員。及都布按承差。知印吏者。聽五級以上。准署爵一級。如前。或准送子弟一人。國子監

讀書或原係監生。准選光祿監事署丞及五城兵馬等官。七級以上。亦得世百戶。或願改錦衣世總旗者。聽。九級十級以上。得世千戶。或願改錦衣世百戶者。聽。十一二級以上。得世指揮使。或願改錦衣千戶者。聽。或係監生願補內閣文華武英等殿。及兩房中書舍人之職。亦得劑量如例。如此則吳越之間。非惟各息保其妻子室廬之有。抑且兢慕夫爵賞寵祿之及。爭相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其氣百倍矣。較之官府歲調客兵。其所當利害緩急。尤有間者。伏唯尊裁。

與趙玉泉大巡書

海寇

東南數郡始被寇以來州縣望風如燬蓋以承平旣久武備盡廢倉皇窘迫固宜至此至於朝廷命將徵兵已及數年卒無成功愚妄意將無專權十羊九牧故也古人命將則廟見專闢以外一切繕財養士生殺封拜不由中覆甚且專空頭敕便空行事至敵國外夷得權厚賄以深入行間間有小挫亦唯責其成功而徃徃寬其文法故得以緩急如意國家征伐之權則旣移之撫臣而不以專之將領已與前代有

間矣。撫臣所專。不能越千里以外。於是總之督府。他如總兵何。卿沈希儀輩。皆川廣名將也。比聞其至。所部署者。不過所攜家丁數十人。與本處一二百烏合游食之卒而已。更無數千專領之兵。及一切不賞之費。今得以恣其出入。使之厚賞構謀其間。而督府雖設有旗牌。往往訓練。未嘗一按軍法行事。及出師望風而潰。未聞於軍前戮一偏裨之將。以肅其氣。信如此。則何以有歿鬪之士。而制勝也。近又設重臣以監指趙文華也視之。頗聞彼東此西。督府及將領以下。往往望風懷

讒自相疑懼。以彼事體。與唐人監兵故事何異。此萬萬成功所難者。明公今日之事。首當建及者也。其次則選調客兵一節。如今年三州狼兵。永順土兵。最爲驍悍。不幸事機既失。不及全功。難以再調。近到川兵。尚未聞處分。愚獨以爲倭奴所長在利刃。諸兵不能支。然無盛甲。唯擇善射者能覆之。當於河南山東北直隸民兵奇兵。及河間保定。遼官數內。量擇射之最精者。一。二千人。以爲前鋒。仍挑膂力倍人善悶棍者。佐之。大較不過三千。此或今日全勝之兵也。各兵皆

已籍而養之在官不必他有厚費且今年十一月以
後明年五月以前正其下操團之時量爲調發一用
亦無不可者他種種事竅已稍詳所寄李汲泉中
丞書中嘗塵尊覽矣大較於浙東及海上馬瘠諸山
事機愚所不詳至於嘉湖蘇松所可便宐嚮之區區
或多近似者也與李書八條諜賊情其首也內設城一條尤爲弊繁近聞海
一條則不其中款故刪去中各島紛紛競起軍門興兵數年尚不得彼中一二
要領何以緩急謀敵明公達練當世况舊歷剛海其
寇中一切蜂起蟻聚之始及其兵連禍結之久當必

有剖如日月者。顧山谷之跡。無繇侍教耳。或曰。非通
海市。必不可散彼黨。而諜彼情。此今日所急者。嚮嘗
面及。不敢再議。至於敝府備海寇。尤與沿海諸郡不
同。湖多巨浸。旁溪而海。寇所奪舟楫而入。不便馳逐。
况湖中多販鹽亡命。以射虎打生爲業者。皆強弩健
鬪之士也。倘按七州縣山田地蕩。每畝歲括銀一分
以上。可得五六萬金。即於歸安烏程長興各縣募鹽
徒二千。虎手五百。打生五百。即籍其所故習鹽船爲
水戰之兵。於中擇厚貲而勢衆。多智謀才畧者。部署

之。大畧人給每年工食銀一十五兩。計兵三千。該歲費四萬五千兩。至於兵仗則人各自具。並不必官府別設。間有補緝。所費不多。特火器火攻并一切賞賚之費。此在明公擇他郡佐貳有異材者。量移於此。以專責之。名曰湖中水戰之兵。竊計海寇所長者。在舞利刃。我兵特飛舸以乘之。必不與陸鬪。彼之利刃無所施。海寇所短者。在不甲而裸鬪。吾遠在百步以外。選虎手打生之最精者。乘利而射之。近仕數步以內。則聚鹽徒之最悍者。操長篙及鎗砲諸器以蹂之。彼

萬萬不得利而深入者。愚初歸時嘗以此說郡守公
矣。郡守公亦集諸鄉先生共計而諾。已而不果施行。
恐括財既多，易起他議，故遂中止耳。抑不知近日烏
程各縣所集糧長兵船大戶兵船里長兵船一節，所
費不貲，並皆脆弱游惰之丁。况人與船器不相習，十

是以稅務操兵也

無一堪者。至於有司乘此科罰，且暮如織。上官不能
制其盈縮，百姓不能窺其出入。此所謂以虔聲而濫
實費，其實萬無可用者也。倘明公下有司罷去糧里
一切兵夫，而按田以養兵。一則家各按產之多寡出

其百一以繕兵而所費頗均一則官能繕其健鬪之卒故乘之舟故習之兵仗人與器相習而緩急得用一則既設專官統專兵之後唯以海寇息滅爲期歲終不止則按畝括財如故可以久遠施行愚見如此至杭嘉寧紹以上又與敝郡事體不同不敢妄及但此賊乘潮往來必非調到客兵所能久戍而於鄉兵不可不爲早練則竊恐各府括財繕兵大約亦當準此伏唯尊裁

今勦寇端特遷兵何耶

與趙方厓中丞書

會勦

吾浙直數十州郡所橫罹倭夷之慘漢以來西北所當虜患雲中上黨漁陽之變蓋未有並之者數年來賴聖天子威靈授梅林胡公闔寄故得以芟刈羣寇東南少填然而海上之烽燧猶未息也八閩中寇所蟻引而破郡縣城邑者去吾溫台特南北州也其所以內怖胡公之威名而睥睨其旁者旦且暮也况西北之虜入爲中國患必控弦數萬深秋而入邊徼之臣猶得以按期屯戍若吾東海春二三月夏四五月秋九十月彼之乘汎往來電之掣而風雨隨至

也。二者之間，其形聲遲疾，不相及也。如此。聖天子憫吾東南數十州郡，故於胡公之待次積勞，其當徒

中朝也久矣，特爲增秩賜璽書，久留於此。聖慮

當時倚重胡公若此

深遠，非衆所及。頃以南廣之亂，中外題覆，遽欲請胡公提兵會剿，萬一海上之乘汎而南者，閩中之頻年窟據而旁瞰者，稍聞胡公移節消息，又嘉湖蘇松之窘於饑殍者，不下數十萬戶也。諸州郡之間，乘間而起，遠近搶攘，何以支之。然此一段姑置不論，即如會剿一節，僕竊謂萬萬不可者，兵法曰：其勢險，其節短。

言兵貴疾擊也。故自古稱兵難遙度。蓋以兩壘相近。遠者不越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吾得以深察其

中虛實嚮背。而後可以用吾所長。擊彼所短。未聞一

在粵南。一在錢塘。相去八千里。會兵而能有功者。今

八千里乎

日南廣之翼。並在南贛襟帶間。愚謂此事唯南贛提

督當獨任之。在福建。在廣東。在湖南。則各以其兵聽

南贛指揮而已。苟如或者所云。南北延袤。不下萬里。

而遽欲圖彼山川之形勝險夷。以擘畫其間。竊恐吾

之擊之也。互爲形與聲於千里之外。部署約束。不無

彼予此盾之嫌。而彼之捍之也。反得陰與實於萬山之內。而連箐塹壁。顧有一力一心之勢。古之所謂兵連禍結。此之謂矣。今之張璉諸寇。大畧並肘腋南贛。然其力亦與嚮之洲頭桶岡不相遠。當時部中題覆業亦已請移三省之兵。欲爲分道深入。獨陽明王公以爲不必待三省戍兵之至。而先期夤夜突入掩擊。遂能有功。此事卽爲明驗矣。公當世重臣也。倘以鄙言少有合於公之區畫。何不共諸公一折衷之乎。爲今之計。其事當以十之六屬之南贛軍門。十之四屬

其使亦平如所言不遲胡公也

之兩廣總督。若吾浙直總督衙門。則似當遣將與兵。助福建軍門之內定其亂而絕其外至者耳。若湖南則又祇以爲南贛之聲援而已。恐萬萬不得與之分功也。廣中嘗有謠曰。朝廷十萬兵。吾有十萬山頭。其言雖俚。甚切南方兵情不審。公以爲然否。

與張督府曙峽公書

戊兵鼓譟

項戊兵鼓譟一節。非敢稱亂也。此輩自海上烽燧以來。前軍門外旣困於島夷之力鬪。尙復厭夫調兵之兇悍。故募金衢及處州一帶掘山竊礦之夫。要之漢

所稱羣盜者之遺也。當是時專閫者方提枹鼓急矢石。故不得不捐厚貲以招之。而此輩遂習戰鬪。赴湯火。所嚮亦時時摧鋒斬馘以爲功。甚且譚司馬戚將軍挾之而閩。挾之而薊。上之人所驕而豢養之也。非一日矣。其中豐衣飽食。載橐而歸。什伍間里。轉相倣倣。父歿子繼。兄歿弟及。頻年以來。東陽義烏諸州縣間。乘累世劊山劊崖之業。執戈爲兵。什而五六矣。無他習之所在。其勢然也。衆且謂大司馬胡公沒後。海上烽燧不至。所從諸將戍卒。大較共爲輕裘緩帶。以

相躑躅而嬉耳。然省兵可也。省其兵之食不可也。彼

存則稍餉可多而可除復其食

既以其身籍之於官。無復別爲父母妻子之養。安得

時贏時縮。曩軍興時。月糧外別給行糧。間有摧鋒破

陣。即冒不貲之犒。故衆貪而競前。近旣海上無事。又

從而於其所例給月糧之中。去其什之二三。甚而或

給之。又不以時。又從而以子毋錢。陰奪之焉。獵犬羈

鷹。肉食不飽。能不號而颺去乎。近年浙中多盜。亦大

率坐此。旬日來。或謂此中有飛揚跋扈之士。不可不

力除之。否則必多他變。或謂事體已緩。耳目已靜。稍

從月糧中。優以一二。即可無事。愚竊謂二者皆過也。

朝廷有兵制。軍門有軍政。唐末藩鎮之禍。百年槍

攘。與五代相終始。其初抑特起于戍卒耳。嘉靖大同

之變。當事者以拊叛爲名。支吾了事。已而首亂者避

罪入胡

罪入胡。幸亂者乘瑕蹈黨。迄於庚戌。狂悖犯闕。此其

一也。近復有南都黃侍郎之變。二三年間。勢屬鼎沸。

非李克齋中丞。由淮上入領司馬。痛爲懲創。則其事

亦不能遽定。此其二也。愚故謂後一着妄也。至於此

中疑有飛揚跋扈之士。又屬過慮。漢袁盎不云乎。彼

吳安得豪傑而誘之。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彼並颺颺無他計者，况公以中朝之望，乘傳而出，彼且落膽矣。愚故謂前一着亦妄也。據愚見，彼其初特計出無聊，譬之狂病跳躍，已而痛定思痛，自謂法在必死，天威所嚮，倘及宣言前當事者，委屬處分未協，則彼且感且怖，畏罪不暇。公仍於將領中擇其稍能輯衆而不相猜貳者，令其自縛首亂，其餘煽誘一切便宜，覆以威德。此特在公七筋間也。第其中必有陽爲效順，首鼠兩端，而內實觀望，傾危不測。此其跡。

最妥正與此合

甘肅兵變督臣張東萊處之

雖不可以名坐而其中則爲胎禍釀亂之甚請公遲久而得之亦遲久而後假他事以蒐治之蘇文忠公所謂齒脫而兒不知大較愚見如此此事毛瓚不煩盛慮特東南三十年來軍旅之騷驛兼之以飢饉之相仍其役於官者上下例托節省減削過多而其業於田野者戶口痲瘵餓殍相望妖星以後訛言數起幸我公以石畫舊臣暫填吳越非於一切無名之征畫一條疏罷去則民漸不堪今日所急者恐不在二三跳梁之夫而在于千里痲瘵之民引領而望公衽席

之耳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司馬

世之論司馬之職者在知險隘擇將領僕又妄謂兩廣滇蜀之險隘與北虜東胡不同而其將領亦因之以異何者北虜以牧爲家其所爲部落也擇水草以自便利其擁衆而入也以鐵騎數萬其疾戰也如崩山如疾雷故其所稱險隘當扼虜之吭而拊其背而其將領非其習兵而伏險出奇摧鋒陷陣者不以與也至於兩廣滇蜀之間其所當酋長大較戀巢穴長

子孫非胡虜比。而諸將領當以輯和拊綏爲上。以簡

其南將以不存功爲良

戍卒審嚮導爲權不得已而用兵。則惟以雕勦爲最

決不當如近年動輒請兵十餘萬。而事大征者。蓋大

征則多調兵。多調兵則輓芻糧。按部署。假日月。賊之

猾且健者。並走險以避矣。已而所疏聞斬馘。大較特

係累其老弱。與中國之被虜。甚且襲殺無辜者。以爲

功耳。此則僕按節南粵時。所聞往牒。詢諸父老而得

之者。由此言之。則一切諸險隘。將領固當於中權其

南北。而善爲之矣。然不特此也。僕又嘗妄謂吏部所

備者、天下之進賢退不肖、而至於邊徼之提督與諸
兵備、大司馬所當一一咨訪、一一擘畫、而與吏部共
分之者、何則、漢唐之舊、其兵權在將軍都護、與諸節
度使、而我國家則權之提督者、什之七、即如挂印
猶不得私爲發兵也、故愚獨謂諸邊徼提督、節鉞使
者以上、須擇文臣而知兵畧、識事空、與其跡跡不羈、
足智多謀者爲之、恐不當按藩臬及中朝卿寺之攝
衆望者、換戶不當以資格正爲此也 臆貫鴈次而代也、苟其才指可辨、即如古之
二卵以上、與謫書滿篋、皆所不棄也、至於兵備、則地

方之緩急。夷情之出沒。與夫一切練軍實。簡將士。並其所掌。世或例擇其簿書筭鑰之慎者克之。抑亦過矣。故愚謂中外之士。所堪諸邊徼之提督。與其兵備者。職方郎須共司馬。與司馬之貳。密爲簡擇。某堪某處兵備。且可以待次而領提督。某提督且可以待次而領總督。因以聞之吏部。而吏部又須虛懷以叅之。因以聞之執政。譬之庖人者之調五味。樂人者之和五音。務使酸鹹辛甘。宮商緩急。各適其宜而已。當是時外則權天下謀畧之士。而內則以其身與心深入

如此處公如此詳慎天下安得亂耶

若權錢及政府

於吏部之長與其屬。令其不我猜不我忌嗟乎。於此抑亦難矣。非公不可以此自待。非公不可以此望之吏部也。伏惟公之不厭而少爲籌畫焉。

敘

賀宮保胡公敘

平倭

古者兩壘而戰。覆其將於矢石之鬪也。易而奪其將於帷幄之筭也。難。何者。當其矢石之鬪。可以力攫。可以氣懾。而帷幄之間。非我之善戰。有以歿彼之心而不吾抗。則彼必不聽於我。非我之襟度。有以歿彼之

心而不我貳。則彼必不信於我。余故嘗按傳記。若漢高皇帝之百戰。以有天下。當時所從。諸將若絳灌之儻。其矢石所覆。不可勝道。已而獨韓王信。中行說輩。兩人者。教單于。日夜候漢利害處。漢所當冒頓之患。遂與高皇孝文相終始。當是時。漢之將有能奪信與說於氈裘之庭。而反之中國。則漢可無患矣。項者王直徐海兩人。導海上諸夷。以蹂躪我中國。聖天子赫然震怒。檄天下諸名將。及所故稱敢戰之士。以嘗之。然輒敗去。特采百官議。懸之以通侯之爵。萬金之

賞。詔中外情亦亟矣而我總督胡公纍然起而收

之。予嘗較王直徐海兩人本末。

王徐兩人本無嫌怨而心終不忘中國

故卒爲胡公所禽此二人之愚而非胡公之巧也

其說有二。蓋海之資也悍而直之資也黠。海之資也

悍。故以敢戰力鬪。先諸夷而遂爲首難。直之資也黠。

故能以忠信慷慨之氣羈諸夷若屬國。然而烽燧所

向。猶不以逆名。由今計之。方海之擁夷酋數萬。裂州

郡而戰。公收卒不滿千人。而欲以翱翔其間。其危也

固矣。然譬則鬪虎也。餌之以羊豕。或檻而縛之矣。當

是時公以直爲媒。故其弋海也猶易。及海旣縛而直

之資又故黠。譬之警弓之祿矣。當是時。公以海爲醢。故其弋直也。尤難。而公於其間。獨能後先縛之。以獻之於天子。嗟乎。公是時。豈以奇搆魁壘之氣。與力襲而虜之哉。蓋自海上小大數十百戰以來。公故有以死海之心。與直之心。而其開襟所向。殺海而不吾恐。故及併縛直而不吾忌耳。嗟乎。此其際微矣。絳灌諸將所不及。一謀於漢。而公獨能兩獲之。以報天子。顧世之好訾者。猶囂然而起。中朝以外洵洵也。而卒賴天子明聖。特下所司議。遂及冊公爲元勳於

乎盛矣哉公之功載在石室而郡太守張君徵余文以賀余特憐公負蓋世之氣以捍國家而猶爲時所嫉故特敘其本末以遺後世者如此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敘

總督兩粵

元洲張公孫尚書郎出與郡朝翔潘臬已而巡陝右所至以廉節疆幹聞及入爲列卿未幾按節出督淮漕項之復移督兩粵兩粵者南捷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綠象郡所控州郡長吏及夷酋以下兩粵富時亦蓋方萬里也當是時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粵以東潮

惠之間瀕年多山海盜殺畧吏民粵以西則古田之
沒舊矣當並藉公威望以度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
千人共攜樽罍祖之浙水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粵稍
稍有聲或及詳爲擘畫而指次之者也數盼予予爲
公起借筋畫地言曰古田者枕省而穴然已六十年
于茲譬則支頸之癭也其疾已痼其治非砭石不解
其法似當緩潮惠者故所縮冠帶之州而四三年來
特劫於黠鷗之嘯聚而蔓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
癰也其患方劇其治特導之而已其治爲最亟予竊

謂粵以東當擇將帥矢石之士以爲形聲且下殺約法與衆更始首之以剪渠魁次之以攜黨與又次之以散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爲勞來安

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蕩之以汗下之劑而佐之參

碎亦之續在馬

苓是也若粵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爲八寨斷藤峽

效可以種園

東爲荔浦永安以塹府江一帶大畧並懸崖棧壑深林密箐以爲固者也其中則饒膏腴之田竹木砂蠟身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所芟刈羣盜以來大者方七八百里小者二三百里人煙曠稀部署不設備檄

東蘭那地諸夷酋，令得以且屯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地固可籍狼而羊也。此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翦之剔之，鑕之鑿之是也。語不云乎，或爲警擊，或爲蒐羅，其識深，其器達。公今之武庫也，以之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丁一朝解九牛，大者體解，小者毛革而銛鐔，不以試者。公顧衆而曰唯唯，遂書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七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編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宋存標子建參閱

田叔禾集

書

田汝成

上巡撫陳公書

治黔宜嚴

陳公者貴州巡撫也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龕牘涉獵竊抱隱憂
欲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觀

蹇且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公往矣，用是忘
疎謬而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爲二三小吏，幾微累守
負課程，慢期會也。廼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爲
梗難支爾。今之爲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
識治體長者言也。廼今所患，正坐此耳。夫羈縻之令
先王所以待夷狄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
是以來則修委積之餼，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牛馬
然，令勿躡觸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
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夷狄一等矣。况不爲

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繇入稅，與內地無異。青褐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柰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荊，李恢之參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燁、顧展，亦以殺伐震懾，入番八番之民，祠而頌德。至今不廢。未嘗以嚴讐二公也。豈非真高明識治體

香所潛死

太祖時馬燁鎮守貴州，所謂馬明王也。爲夷婦蒼。

長者哉。今夫御馴駟者，垂其轡的，駉駉之騎，則重勒而複勒。中州之民，譬則馴駟也。邊陲則駉駉之騎也。

垂韉以控馭。駢之駢。鮮不摧轅而覆軌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烏道崛鬱。溪谷間之毒艸蒙密。炎蒸歊臭。曾無尋丈之地。馳可肩馱。卒有椎埋胙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纒土。灌以流泉。沃而敏樹。故四方流冗。亡賴匿命。此焉逋藪。慮不爲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烏集。急之則糜駭。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尋躡也。宜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

家豪舉鼎立。幽明之課不登天府。故婪黷者無懲。非若中州之吏。憚繩墨。競業檢束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統以無嚴黜陟之官。而部刺長吏。猶欲一切寬假。冀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魍結之首。睚眦自恣。加以逋逃黠桀。嗾弄其間。箝制官府。一有按驗。輒揚幟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國初戊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存者。又直以給負擔。振徼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殼甲而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勇雜伍庸

隸曾無諳韜畧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益之將帥不練之兵強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一有征勦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橫。始非厚賞不足以賈其行。幸而凱旋雖鹵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迺今藩臬郡守。主上賴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具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擯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寧復有遠圖。

哉。計日而居。遷延得代。幸頃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於一方。靳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齒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爲易也。則廟謨已舛。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內也。土官之家。率詬糞淫虐。無廉耻顧愛威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警諸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以上。不得忝提。長吏奉行。憚千條奏。雖受賅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驕玩。今縱不能禡爵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且薄責。消其桀。

驚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隳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覆宗萌于睡眊。奪璽起于穿窬。言治盜不可不蚤也。往者阿黑變于尾酒。阿勃蹶于清平。乜富陸梁于平浪。當其初直。眇少鼠竊。爾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購盜之令。懸百金而購一盜。貪利忘死者。孰不趨之。捐不出萬金。而諸寨名捕之賊。次第可磔矣。若發覺而逮鞫者。勿令亟配。姑禁錮考掠。以誥黨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他所。今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馬

爲償百一致法。重不過克徒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爲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姦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察近。勇者不牽諫而惕日。蓋法廢則長奸。恩不可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迫。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諫則生疑。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况干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爲水西之誣者曰。

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詩謾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酉陽。此三四酋帥，慮無不欲屠剪，頡頏厚自封殖者。邇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殺不可居解，酉陽侵烏羅奪麻兔之地，幸而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強聒而不合者也。夫法當仿始禍貴寒源，今者始已蠱而源已潰。

然治土官同立不廢羈縻之法

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慷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剗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永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酬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察，無任拳拳。

又上巡撫陳公書

平亂口苗

都勻府部前阿同，平亂口苗，爲亂。陳公調水西兵，征之，已克其四阿，而復糾里苗，樂恩者殺官軍時，謀欲再征之，故上此書。

日在銅仁，聞諸道路言，凱口餘孽復肆猖狂，氓隸無知，妄相眩耀，此小人兒女之見，非君子之所憂也。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

二梟徒負其窟穴，艸竊爲姦者，皆內儲糗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迺今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懽呼而起，非有剗寨渠酋，通謀結納，擁群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陞伏其中，無異擁缶襁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穀，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廩，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睥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諸賊首禍，一招而合者，亦三

四百人。謀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經月不餒者。無適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塞以困之。故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蓐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

一月而羸疲之屍。稟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鏖也。相持既久。視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又有膚見宵人。狃于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固之策。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雄畧神籌。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識。敢效

區區者誠忝下屬而綴末班休戚同情廢寢食而過
計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
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
不得橫鉞人不得並跼迺造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
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廬山之變亦甚
縱橫幸蒙前列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
數年之間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
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頃蒙上
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

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效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賞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當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闐，重以懲罰，庶威振恩覃，快人心而伸國法也。

論

廣西土官論

趙楷李寰

論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夷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疎節闊目恢而不弛寓約束於假借洪武永樂皇稜大抗四隩旣同時掣鯨鯢寡懲衆誠莫不重足叠跡以待徵令弘治以前恬熙世際詳內畧外諸酋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橫訐大開乘之紀綱瀾渙邊机慕議非疎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爲利啟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

微名承勸展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阻請寄
淹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宄又
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覲然食約致彼缺望長傲誨
侮此其魁尤迨乎逆節蔓滋僵屍蹠血莫敢艸薙徒
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繼
及未明嫡孽爭立姁媼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限貽
屬國觀陋於鑠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徒隧笑言設伏
仁夫者會云萬進也龍州上官華立詳憑
亦然皆以翁公之詩定
剪削禍本賢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祿其所經畧
勉則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王者作

舍道謀悅而不繹，賢墨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斷藤峽事宜

善後七畧

嘗聞乘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泮。

是善也，叔禾與翁

然立法貴於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嘗細酌夷情，博

公仁夫同上善大抵叔禾操筆也翁文通朗田文

詠眾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略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

與練以是知爲田作

新民。夫苗獠之亂，萌於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

非別里分疆，剷其故宇，終爲負固，難以革心，宜令江

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蓼水，墾作便田。

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遶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

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獸之有圈。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憚於骨絡。野鹿駭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戾之性仍在。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准入狼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編民則廂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爲甲。甲有總。五家爲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爲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姑勿屬之。

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廩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糧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於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徭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搶攘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徭憑據利地厚其徒黨哀兇鞠頑官司姑息因循爲一切苟且之法搭掣商賈瓦器

魚鹽。公爲齎給。如以賂貽。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熒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閼不通。譬之聚廬而却燧。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羣兇已滅。殘黨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况墟市旣立。貿易旣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誨侮。但

弩灘浪灘兩處狴人。旣徙平地。則遼曠舊穴。恐有客賊乘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慎今。一勞永逸。則宜革秦寇之例。以杜賈禰之媒。兩處灘碕。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狼狽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

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叅將提調。量於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凡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爲蓼水北峴。

乃紫荆竹踏梅領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廢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

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爲快。嘉靖七

叔禾每不滿新起田州之役

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殘。圯類啗人。毒於狼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迺散靡有子存。誅求無所。乃又占管狼

家以爲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
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夤緣提調之名積
威鈐制浸剝萬端甚至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
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
意馳蕩遂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
弛津渡賊納賄分贓如近日以睚眦之怒慫恿諸徑
攻墮營壘日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
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闊難守故畀
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比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

者大有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
不足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爲不可、況占管
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
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其可宥耶、昔
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
所、就以其酋覃仲瑛爲吏目、以獯民爲土兵、以其地
所入之稅、爲月糧、以供軍食、潯梧諸郡、賴以藩屏、但
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編隸桂林
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

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爲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叅將、每月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闊、民獍雜處、積年攝亂、控禦爲難、議者欲於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旣已改設、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爲伍、不費軍儲、况軍

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日清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遺棄田土。鞠爲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兇漏網。尚肆憑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家。徙潯護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兼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滑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或

將見戶田稅詭寄狼名射影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谿澗爲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方冊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徑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雖已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註本甲名爲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其見在狼丁編爲係長保甲屬

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日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亦足以爲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戶，掙尅貼戶之資，轉雇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仕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曠役有司，官

員罷闇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閒及以此輩影替抵候夫隸季入其直以克囊橐竊惟民歎身役親當雇當皆爲未便獨徵糧雇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名每月徵銀伍錢在官以克雇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科銀陸錢徵收雇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其所募之人不論士著寄居民狼狽獍必求精銳閑曉武藝者克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

外令各自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三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

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卽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日權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旣通。營堡旣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貲費。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觔。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程。名爲埠頭常例。今旣議革。給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葢堆日久。必有所耗。而變賣

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叁錢。以便出納。

斷藤峽論

藤峽府江

論曰。自予涉嶺右。按圖謀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爲。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荆。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

速。至于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遼遠三百餘里。萬山叅錯。曲徑盤雲。艸樹溷迷。疑若禾麥。暴客踈伏。土著者少。而外乘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卽狼竄麋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煎其嚮導。探其塞場。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列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

江亦涉迂疎。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憊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情陳白事。得其利則爲之掩匿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宜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姦。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姦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畧。杖冠之策。斬其首端乎。至於調發土官。徃徃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

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特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頗徙。分隔而情疎。易於欺慢。謀寡胆怯。則相與構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蜩縮。莫敢誰何。若有罅可投。卽誘以甘聲。啗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

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卽滿考不代。庶土酋怙服。邊患稍寧耳。

雲南土官論

論曰。嗟乎。雲南在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唐及宋。則偃然僭竊。睥睨巴蜀。元雖開省設官。而疆圉瓜裂。以羈縻畜之。迨乎我朝。幅員混一。燹燹羅甸。咸籍版圖。可謂盛矣。第其疆域阨塞。華夷雜居。時怙則螻聚蜂屯。有事則狼跳虎噉。蓋負險使然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元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騰

衝西擁諸甸瀾滄聯絡永寧麗江曲靖迤北而東彈
壓烏蠻四境領要指掌可鏡矣諸夷之魁則元江武
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雄向
背靡一蓋自麓川伏法而滇境稍寧惟尋甸一帶兵
衛漸疎諸羅跋扈朮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
禍咎在撫綏闕狀處置乖方莫可救矣至於滇南北
則必假道貴州萬一衝決何以越之聞滇池有徑可
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有而榛塞莫啟刊山
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題跋

題余都閫籌邊封事後

孫道

予嘗玄覽當世之務，至論三邊，未嘗不竊嘆深涕淚也。邇者軍政不綱，逆節連起，戕殺主帥，以抗王師，可謂大變而謀者乃欲一切姑息，以禽犢撫驕子，煦嫗愈深，而悍愈甚，莫可誰何。况乎吉囊諸酋，據衆河曲，居則以固延爲委積，出則以宣大爲聚糧，冒頓之禍，浸淫復起，而又有逋逃臣妾爲之鄉導，蹂躪邊境，所至爲墟，勢亦棘矣。夫在內爲姦，在外爲兇，姦兇交作，

舉孽橫滋，卽欲苗薈而髮，拂之安可得已。此則邊患之大可憂者也。夫自嘉靖以來，三邊之變五六作，其所以藉口實而逞克頑者，大歸以糧餉匱乏爲辭。夫糧餉所以匱乏者，豈真士馬糜費然哉。制帥不得其人，百計搭克婪鄙者，以克囊橐，奔競者以市轉遷，士飢寒而不恤，馬玄黃而不顧，含憤積怨，上下爲讐，一夫作難，而衆怒從之，首惡不殲，則後尤益效。內交不固，則外侮橫侵，亦勢所必至。無足惟者，然制帥之所以收爲培克者，豈其心獨無廉恕乎哉。命懸中朝，榮

辱生死，惴惴臨之，自非深結主知，不藉調護者，安得不納託要津，聊以任位而免禍也。且予聞之，出疆而遂事者，大夫之義也；分閫而專征者，將軍之體也。李牧守鴈門，而市租之入悉供幕府，廉頗爲趙將，偏裨賞罰咸自取裁，用能展布其力，獎率義勇，以捍疆圉。迺今則不然，選帥半出權門，部使苦操文法，告變欲上，先具副封，閫議雖嘉，必從中覆。苟冰山可倚，卽喪敗亦掩，若萍跡無依，雖凱捷不錄。如此，則邊帥安得不通賂于中朝哉。通賂不足，必撻克以益之，是以邊

儲易虧而士怨易起。且祖宗立法。經略周詳。雅知轉運之不足以給軍需也。是以闢屯田。賦子粒。以省轉漕。懸鹽引之例。寬其法比。厚與而薄徵。以代飛輓。脫有烽塵之警。以片札出都門。號召富人。走芻粟以實塞下。卽百萬之儲旬月可集。迺今屯田廢于兼并。子粒逋于催科。虧損邊儲。什已三四。况乎鹽引之例。泥滯不行。其弊皆由瑣尾之子。駟駿之才。剝削錙銖。以邀聲譽。立勸借之目。以重困商人。喪其資斧。使人掉手而不敢爲。以致一切軍儲。仰給太倉。此以內帑然。

且不足。彼烏知所謂經國之遠猷哉。故曰明核米廩者可以治三家之市。不可以長五都。稱薪而費。數粒而炊者。可以食八口之家。難以飫三軍之食。何則。小大異謀。取舍之分不可淆也。夫士怨既起。則主令不行。制帥不得其人。則鎖鑰不固。此則邊備之大可憂者也。夫以邊患籌之。則如彼。以邊備覽之。則如此。皆利害彰彰。明著。謀者缺此不談。而區區然繕城堡。犀器械。習騎射。規烽埃。覈功級。以爲大務。是之謂忘本而圖末。不能發疾膏肓。而姑問無名指之屈伸也。襄

陽余大綸，傑士也。以秀才談兵，經營四方，致位都闕。其言邊事，皆目擊耳聞，匪由途聽。試以予言質之，余君以爲何如也。